



奇妙树世界·植物绞杀

雨林里的无声杀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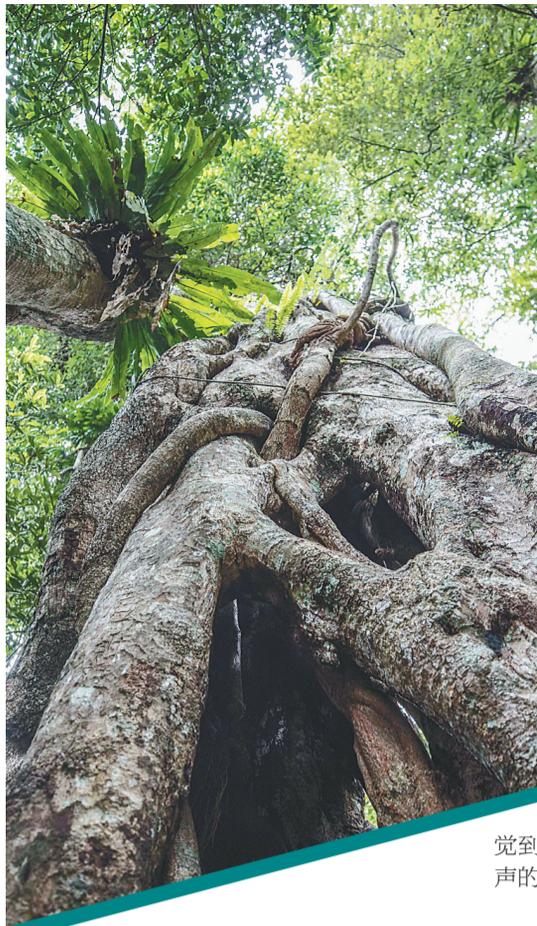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 图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热带雨林常被人类冠以“植物天堂”之名，但倘若植物自己会说话，恐怕会争相跳脚反对。当一束阳光直射雨林，经过乔木、灌木的层层阻截，最终落到地面上的往往不足5%。在如此幽暗的空间里，即便是“雨林王者”望天树，平均每2万粒种子中也只有1粒能萌芽长成树苗。

为了突出重围争夺阳光，植物们不得不绞尽脑汁、招数频出——凭借巨大的板根“站稳脚跟”，靠缠绕或攀缘其他树木扶摇直上，甚至连裸露石头的生态空间也不放过。而在各种各样的生存策略中，尤以绞杀最为残酷。只是植物无言，杀戮在悄无声息中便完成了。



霸王岭片区，买麻藤像铁环一样“锁住”了一棵大树。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一棵榕树完成绞杀后出现“中空”。



琼中百花岭附生在大树上的蕨类植物。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藤槐绕住了一棵树。

看似缠绵的“慢性他杀”

雨林腹地，一棵大树倒下后，露出的空地几天之内便会被藤本植物覆盖。新芽与枯枝交替，演绎着生命的生生不息，但也有一些“急性子”的植物还未等同伴变成“枯枝”，便迫不及待地“抢地盘”。

这不，在尖峰岭雨林深处，一棵海南粗榧便遭遇了高山榕的“围追堵截”：前者自顾自地向上生长，不料后者的气生根沿着它的树干向上攀缘和向下延伸，如同编织了一个牢笼，让“猎物”无处可逃。

明明是雨林里的“大个子”，海南粗榧为何会沦落至此般境地？将时光的指针回拨，你会发现这场绞杀发生得几乎猝不及防。

若干年前的某天，爱吃果实的鸟兽饱餐一顿后开始排泄，高山榕种子随粪便落到了这棵海南粗榧的枝叶或树皮裂隙处。先是长出胚根，胚根再一点一点变成气生的网状根系，附生在海南粗榧的树干上并不断往树下延伸。另一端的胚芽则发育成枝条，长出叶子，利用高空优势进行光合作用，不断壮大自己。

起初，高山榕长得极为缓慢，被寄生的海南粗榧根本没有察觉到危机就在跟前。直到有一天，高山榕的根系抵达地面，它们逐渐增粗增多，不断交叉融合，由此也开启了对寄主的全面进攻。

在地下，它掠夺水分和营养，使寄主处于饥渴之中；在地面上，它将寄主的枝干紧紧箍住抑制其增粗，阻止其输送水分和养分；而在树冠之上，它向上的枝条野蛮扩张，渐渐覆盖住寄主的树冠，夺走了许多阳光。

抬头往上望，海南粗榧依旧枝繁叶茂，但明显能察

觉到它已经力不从心。而此时，这场无声的绞杀还远未接近尾声。

也许要再过几十年，这棵海南粗榧才会颓态尽显，它的枝条开始枯萎，树叶开始凋落，最终在已经能够独立生长的绞杀者的“怀抱”中渐渐腐烂，只剩后者傲然挺立，与动物界的“鸠占鹊巢”颇为相似。

这一结局并非胡乱猜测，在热带雨林，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忘恩负义”的植物杀手

对海南粗榧进行绞杀的高山榕，来自一个“杀手大家族”——桑科榕属。

在热带雨林，具有绞杀功能的榕属植物多达二三十种，包括斜叶榕、钝叶榕、绿黄葛树、高山榕等。它们的果实往往肉厚多汁，受到鸟兽的青睐，这是一件互惠共赢的事情：清甜可口的果实成为鸟兽的腹中美食，果实里的种子因太过坚硬不能被消化掉，借助鸟兽的活动四处播撒“安家”。

落在土壤中的种子顺理成章地生根发芽，要是不小心落在了其他树上，也不必担心。热带雨林里的枝杈上经常积存着一些凋落物，再加上高温多雨的水热条件，让这些种子同样可以发芽生长。而存活的榕属植物幼苗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还得益于一种“武器”——气生根。

与长在地下的树根不同，气生根可以生长在地面以上，从潮湿的雨林空气中吸取氧气、水分和营养。或如柔软的蟒蛇般攀附其他树木，或形成垂直向下的“根帘”，等到它们扎入土壤逐渐变粗，形成众多支柱根向四周不断“开疆拓土”，就有可能造就独木成林的自然奇观。

除了桑科榕属植物，五加科鸭脚木属、漆树科酸草属、茜草科娑罗木属的部分植物，也同样擅长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完成杀戮。

它们通常善于攀缘，在高大挺拔的寄主身上蔓延生长。这种寄人篱下的生存方式与附生植物非常相似，但不同的是，附生植物通常长得并不高大，一般不会掠夺它所附着植物的营养与水分，两者往往能够和平共处。

但绞杀植物才不管所谓的仁义道德，任由别人骂它“忘恩负义”，也要把寄主的土地和上升空间抢过来为己所用。毕竟，让自己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在生存空间相当有限的热带雨林，获取更好的生态位是一种求生之道。

永无休止的生存竞赛

绞杀植物可谓“臭名昭著”，但也并非一无是处。

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通过研究发现，绞杀植物的主力军榕属植物在维持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几乎一年四季都挂果，可以给兽类、鸟类、昆虫及微生物连续不断地提供食物，也为种类繁多的喜阴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

譬如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桑科的各种榕树便是海南长臂猿最常光顾的“粮食树”；而在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一棵树龄逾千年的榕树枝干上附生了50多种植物，远观像一座郁郁葱葱的空中花园。

如此看来，这场绞杀的受害者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倒霉的寄主。更可怕的是，这些雨林中的“刽子手”不会轻易善罢甘休，它们会在“勒”死第一棵树后如法炮制，将魔掌伸向其他高大乔木，直到完成新一轮绞杀。

被绞杀者中空后轰然倒地，残留的枯木往往会吸引大量昆虫在里面筑巢，成为一个迷你的生态系统。而它们原先生长的地方则会形成林窗，为周围其他植被冲破幽暗疯狂生长提供机会。

一条生命的陨落，成就了无数生命的勃发。这便是热带雨林的残酷，也是大自然的法则。☐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的藤槐。